

## 越南阮朝宮廷詞人群體述評

武氏青簪<sup>\*</sup>

### 摘 要

總觀越南填詞史（自先黎朝 980-1009 至阮朝 1802-1945），至阮朝時期，顯已達到高峰，相關的越南詞集、詞話及詞論終於問世。在此發展的過程中，阮朝宮廷的力量可謂舉足輕重。然而，至今所見與阮朝宮廷詞有關的資料，大多失傳已久。因此，本文依阮朝宮廷詞人綿審、貞慎、綿賓、綿寶、綿寬所撰寫著作為考述線索，試圖探究阮朝宮廷詞的問題。首先，針對阮朝宮廷填詞狀況進行論述，包括填製作品、填作背景、師從及參考資料等。繼則就所蒐當時宮廷詞人所撰詞之序跋、奏疏答詔、書札等，歸納分析當時討論之詞學議題，包括詞的格律、音樂、風格、雅俗等，實深受中國詞論的影響。因期待學者有更多元的視角，推動越南詞的研究。

關鍵詞：越南漢文文學、越南填詞、越南詞學、越南阮朝填詞

---

<sup>\*</sup> 胡志明市人文暨社會科學大學文學系講師。

# A Review of the Royal Family's Ci-poetry in Việt Nam during Nguyễn Dynasty

Vu Thi Thanh Tram  
Lecturer, Faculty of Literature,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Abstract

Throughout its history from Former Lê Dynasty (980-1009) to Nguyễn Dynasty (1802-1945), Vietnamese classical Ci-poetry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Nguyễn Dynasty. Ci-poetry collection, Ci-poetry talks, and Ci-poetics were recorded as invented during that time. In the course of this genre's development, the royals of Nguyễn Dynasty formed a very important force of contribu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Nguyễn Dynasty royal family's Ci-poems documentations has been los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i-poetry of this area through the creative work by Mien Tham, Trinh Than, Mien Trinh, Mien Bao, Mien Khoan who were royal members of Nguyễn Dynasty. First at all, this paper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ontext, including Ci-poet work, Ci-poetry writing background, masters, and reference books. Next, the analysis offers insights on Nguyễn royal members' view of Ci-poetry based on their remaining writings, including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Ci collection, and letters. Such an investigation will showcase their concerns with meter and rhyme scheme, elegant and uncouth restrained style of Ci-poetry.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a new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research on Vietnamese Ci-poetry.

**Keywords:** Chinese-written literature in Vietnam, Vietnamese Ci-poetry, Vietnamese Ci research, Vietnamese Nguyễn Dynasty Ci-poetry

# 越南阮朝宮廷詞人群體述評

武氏青簪

## 一、前言

在越南文學史上，阮朝文學在體裁、作家以及創作等各方面都達到燦爛的成就。19 世紀之際，阮朝明命<sup>1</sup>、紹治<sup>2</sup>、嗣德<sup>3</sup>都是好尚文學之帝王，他們兼具帝王、詩人雙重身分。19 世紀，佚名〈野頌元音〉稱：「粵惟我皇祖翼宗英皇帝，御極三十六年，聖德隆盛，文治敷賁，諸臣多以詞學受寵遇。而從善、綏理二王，花萼聯輝，宸眷特至。」<sup>4</sup>文中「翼宗英」，即嗣德帝的諡號；「詞學」，指文章；「從善、綏理」，就是從善王綿審<sup>5</sup>和綏理王綿賓。<sup>6</sup>王室君臣擅長詩文，賦詩唱和，蔚然成風，越南詞在這階段也漸有起色，數量和體類均超過前朝。阮朝宮廷當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據文獻記載，阮皇帝及諸位王子與公主都曾填詞和論詞，並有詞集、詞話傳世。

有鑑於此，本文將焦點擺在阮朝宮廷詞，即以填詞者的身分來區別研究對象和

<sup>1</sup> 明命 (1791-1841)：阮聖祖，名阮福暎，又名阮福膽，是阮朝第二代君主。

<sup>2</sup> 紹治 (1807-1847)：阮憲祖，名阮福暉，越南阮朝第三代君主。

<sup>3</sup> 嗣德 (1829-1883)：即阮翼宗，名阮福時，越南阮朝第四代君主。

<sup>4</sup> 佚名：〈野史·野頌元音〉（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A.1303），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14，頁 206。

<sup>5</sup> 綿審 (1819-1870)：字仲淵，號倉山，因眉間有白毫，別號白毫子，為阮朝明命皇帝第十子，襲封從國公，從善王。他與越南王宗室創立「松雲詩社」，為京都之文士聚合唱和詩賦。學問淵深，詩才得到當時的文士稱頌，嗣德帝 (1829-1883) 稱他謂「一代詩翁」。著作甚多有《倉山詩集》、《倉山詩話》、《倉山詞集》、《倉山文遺》、《衲被文集》、《讀我書抄》、《老生常談》、《淨衣記》、《精騎集》、《南琴譜》、《鼓柷詞》等。其中《倉山詩話》目前為越南中代文學唯一現存的詩話。

<sup>6</sup> 綿賓 (1820-1897)：字坤章、季仲，號靜圃，又別號葦野，明命帝十一子。幼穎慧，性好學，才詩文，帝甚愛之。明命 20 年 (1839)，晉封為綏國公。嗣德 4 年 (1851) 設「尊學堂」以教公子公孫，令王掌之。嗣德 5 年 (1852) 封綏理公。嗣德 18 年 (1865)，任左尊人。嗣德 31 年 (1878) 晉封郡王。

研究範疇。換句話說，所謂阮朝宮廷詞，即界定研究範疇在於皇室，包括皇帝、皇親之填詞及其詞學。針對阮朝宮廷詞這議題，目前尚未有單篇文章或專門研究的論文、書籍，但是向來研究者探討越南詞的問題，都會牽涉到阮朝宮廷中些許人物的詞或詞論。譬如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單篇文章<sup>7</sup>、筆者《越南古典文學中有關詞的體裁之研究》的碩士論文<sup>8</sup>和〈越南填詞與詞學研究概述〉<sup>9</sup>、范文映〈綿審《鼓柷詞》文本、創作觀念及其影響〉<sup>10</sup>、〈綿貢的詞學觀念〉<sup>11</sup>兩篇期刊以及其博士論文《越南中代文學之中的詞體裁》<sup>12</sup>、梁氏海雲博士論文《越南阮朝漢詞研究》。<sup>13</sup>但由於每個人掌握資料詳略不同，針對原文的解讀也不一致，導致推論亦不同，此點下面會詳述。

本文依阮朝文獻所錄，阮朝皇族所撰寫著作為線索，試圖探究阮朝宮廷詞的問題。先論述阮朝宮廷填詞狀況，後憑著阮朝詞序跋、奏疏答詔、書札等資料揭開其詞學的面向。至於資料的來源，某些書籍是筆者親至阮朝皇親府邸實地收取、拍照，文章中若引用到這筆資料將以註釋附上藏本的編號。此外，由於古書是一張兩面一頁碼，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查詢，筆者會用羅馬拼音「b」來記號第二面，而第一面仍是刻本原有的頁碼。

## 二、阮朝宮廷填詞述評

### （一）填詞者及其作品

<sup>7</sup> 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3（2008.6），頁108-112。

<sup>8</sup> 武氏青簪：《越南古典文學中有關詞的體裁之研究》（胡志明：胡志明市人文暨社會科學大學碩士論文，2009）。

<sup>9</sup> 武氏青簪：〈越南填詞與詞學研究概述〉，《雲漢期刊》33（2016.9），頁56-83。

<sup>10</sup> 范文映：〈綿審《鼓柷詞》文本、創作觀念及其影響〉，《文學研究》3（2010.3），頁92-107。

<sup>11</sup> 范文映：〈綿貢的詞學觀念〉，《文學研究》12（2011.12），頁61-76。

<sup>12</sup> 范文映：《越南中代文學之中的詞體裁》（河內：越南科學社會翰林院科學社會學院博士論文，2014）。

<sup>13</sup> 梁氏海雲：《越南阮朝漢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眾人周知，越南阮朝明命、紹治、嗣德三位均是愛好文學的帝王，公暇特以文字為樂，因此，從皇子至大臣均篤意右文。但，據文獻記載，目前僅見嗣德帝填詞的踪跡。按綿賓〈詩詞合樂疏〉<sup>14</sup>：「奏曰：奉交出《詞綜》<sup>15</sup>并批示各理云云，欽此欽遵」<sup>16</sup>一句，揭開嗣德帝對詞有好奇心，從綿賓借出《詞綜》來閱讀。綿賓〈答詔筭子〉<sup>17</sup>證實嗣德帝對詞體的關注，並產生一些疑義，便向其叔綿賓請教詞律的問題：

但以余臆說，則詞似只做平仄，要無差舊式，則已免大家之笑否？何詞律乃上去入不可移，則甚局促難展；抑平仄亦可更，要順口如詩而已。又意本國諸歌曲即是北國之詞，即如『簾外』一曲，久充歌格可知也，未知合不？交所作（若）千首，為之閱評如前，何者合格、不合格，願詳言直指無隱。來日派人來取回覽。欽此！<sup>18</sup>

文中透漏嗣德著手填詞後，還令綿賓評閱。其詞今已失傳，據綿賓答詔的內容，說明他從綿審（1819-1870）和申文權（1771-1837）學詞：「惟講習臣故申文權教授甚久，臣兄故綿審在廣善堂別有講習，而且常過。」<sup>19</sup>涉及綿審和申文權兩人，綿賓附加「故」字，以此推測嗣德填詞當於 1870 年之後。此外，憑著阮述<sup>20</sup>〈共和御製念奴嬌幸翠雲〉<sup>21</sup>一首得知嗣德帝曾填〈念奴嬌〉一調。阮述詞旁有嗣德的硃筆，雖批語不多，但借此可揣摩他對於詞學的認識及見解。

阮朝宮廷詞，以帝王身分填詞，依目前所留的資料判斷，僅能確定嗣德帝有填

<sup>14</sup> 阮·綿賓：〈詩詞合樂疏〉，《葦野合集·文一》（綿賓府藏本），頁 33b-36。

<sup>15</sup> 原文作《詞總》，疑是清代朱彝尊編，汪森編增訂之《詞綜》，逕改。後文再見，不一一附註。

<sup>16</sup> 阮·綿賓：〈詩詞合樂疏〉，《葦野合集·文一》，頁 33b。

<sup>17</sup> 阮·綿賓：〈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 36-39b。

<sup>18</sup> 阮·綿賓：〈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 38b-39。

<sup>19</sup> 阮·綿賓：〈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 37b。

<sup>20</sup> 阮述（1842-1911）：字孝生，號荷亭，阮朝名臣，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清化總督、史部尚書等職務，曾出使清朝。阮述詩五百首之多，體裁豐富，著作《往津日記》、《每懷吟草》、《荷亭文集》、《荷亭文抄》等。

<sup>21</sup> 阮·阮述：〈共和御製念奴嬌幸翠雲〉，《荷亭應制詩抄》（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VHV2238），頁 39-40。

詞。若以皇室身分來談，據文獻記載，可確定綿審、綿賓、綿寶<sup>22</sup>、綿寬<sup>23</sup>等諸位王子與貞慎公主<sup>24</sup>曾填詞。其中綿審有《鼓柷詞》詞集、綿寬有《栗園填詞》和《詞話》。但今僅見得綿審和貞慎的作品，其他無存，這的確是惋惜之事。茲先論述綿審皇子《鼓柷詞》、貞慎公主〈望江南〉詞：

### 1、綿審詞

越南目前所發現的兩本詞集，是綿審《鼓柷詞》和陶進<sup>25</sup>《夢梅詞錄》。其中，綿審詞集有特殊的命運。19世紀中葉，綿審《鼓柷詞》傳至中國，其途徑大略有二：一是越南使臣主動獻給清官，二是接待越南貢使的中國官員見了，因喜愛而抄寫。綿審詞跨越越南地域之後傳播中國，曾出現在龍啟瑞《漢南春柳詞鈔》<sup>26</sup>、佚名《啁啾漫記》〈朝鮮越南文獻一斑〉<sup>27</sup>、賈臻《接護越南貢使日記》<sup>28</sup>、郭則澐《清詞玉

<sup>22</sup> 綿寶（1820-1845）：字惟善、師古，號謙齋、梅軒，明命第十二子。王有神力，少好武，善騎射。及長，竭力讀書，博通經史，有詩名，尤長於國音，創於填詞，往往多有佳作。才華與從善、綏理二王相頡頏為，帝所鍾愛。明命 20 年（1839），冊封襄國公。紹治 2 年（1842）護駕北城，奉侍惟謹，帝晉封為襄安公。襄安君王曾任紹治帝的庶長子洪保及嫡長子洪任（後是嗣德帝）的教導。紹治崩，洪任繼位。洪保圖謀奪位，事敗露後死於獄中。帝懷疑王跟其謀有牽涉，但無憑。王苦悶閉門，以詩酒解愁。嗣德 7 年（1854），病薨，享陽三十五，諡恭毅。嗣德 31 年（1878），因五旬大慶，帝追念，追贈襄安君王。參考阮朝國史館編修：《大南正編列傳》，2 集，卷 6，頁 10，收入《大南寔錄》第 20 冊（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橫濱：有鄰堂，1961），頁 7672。

<sup>23</sup> 綿寬（1826-1863）：號栗園、子裕，明命第三十三子，封樂邊郡公，為皇子有學行。嗣德 7 年（1854）春 2 月，帝幸太學，公從扈奉應製〈視學歌〉十二章。帝讚譽列入《辟雍賡歌會》。嗣德 16 年（1863）公亡，壽三十八，諡敦亮。綿審〈哭子裕〉詩題：「弟素好神仙之術，少年詩學溫李頗工」。

<sup>24</sup> 貞慎（1826-1904）：字叔卿、女枝，號梅庵，明命第二十五女賴德公主。有詩才，與靜和公主（字季卿）、永禎公主（字仲卿）稱為「阮朝三卿」，著作《妙蓮集》。

<sup>25</sup> 陶進（1845-1907）：名進，字止叔，號夢梅，別號梅僧，越南著名的噱劇作家兼文學家，也是阮朝的官員。

<sup>26</sup> 清·龍啟瑞：《漢南春柳詞鈔》，收入梁揚、黃紅娟校注：《嶺西五家詞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45。龍啟瑞（1814-1854）：字輯五，號翰臣，廣西臨桂縣人。清道光 21 年（1841）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廣東鄉試同考官、湖北學政等，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漢南春柳詞鈔》、《爾雅經注集證》、《經德堂文集》、《古韻通說》等。

<sup>27</sup> 清·佚名：《啁啾漫記》，收入車吉心主編：《中華野史·清朝卷》第 5 冊（濟南：泰山出版社，2001），頁 4509。

<sup>28</sup> 清·賈臻：《接護越南貢使日記》，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三編》第 8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97），頁 593-594。

屑》<sup>29</sup>、況周頤《蕙風詞話》<sup>30</sup>中。而在越南，由於詞集尚未找到，一度被認為失傳。

《鼓柅詞》經過一百多年在國外流傳，直到 1998 年越南學者才發現保藏在中國，並將它携回故鄉，同時開始予以介紹、公布於世。<sup>31</sup>中越讀者之前所見《鼓柅詞》，均局限於《詞學季刊》所錄 115 首，或《域外詞選》選錄 14 首。《詞學季刊》載有詞 115 首及跋 1 篇，未見序文。前幾年，越南學者又發現詞序，由綿審自序，收錄在綿審《倉山外集》。<sup>32</sup>從此，綿審詞集之完整面貌始見於世。同時，《鼓柅詞》115 首，也證明綿審是目前可見填詞最多的越南人。綿審詞內容有贈答、懷友、送別、悼亡、感時、寫景；多首是詠物詞如詠燈、菊、梅、蘭、水仙、山茶、柳等。讀綿審詞彷彿看見一位喜歡閒逸、自由自在的生活「草屨撈蝦，竹弓射鴨，平生所欲。待秋風借便，蒲帆高挂，願來相逐」<sup>33</sup>（〈水龍吟·江夜聞笛〉）、「春山滿眼崢嶸。馬蹄亂踐雲行。拖醉高吟招隱，流泉如和新聲」<sup>34</sup>（〈清平樂·早發〉）。雖然作者書寫自己「多愁多病」<sup>35</sup>（〈太常行·臥病戲贈〉），但風態仍是「古琴白拂自風流」<sup>36</sup>（〈浣溪

<sup>29</sup> 清·郭則澐著，屈興國點校：《清詞玉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頁 208。

<sup>30</sup> 清·況周頤撰，屈興國輯注：《蕙風詞話輯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卷 5，頁 242。

<sup>31</sup> 在越南，1998 年潘文閣發表〈綿審的幾首詞〉一文。隔了一年，潘氏出版《鼓柅歌曲》《鼓柅詞》一書，介紹、註解兼翻譯綿審詞 14 首，即潘氏所用的文本從《域外詞選》取得。2001 年，陳義在中國留學時收到此集，他將 115 首的詞牌和詞題翻成越文，刊登於《2001 年漢喃學通訊》。此時，越南學界才曉得《鼓柅詞》共有詞 115 首，但其內容未知曉。阮庭復在中國留學時見得該詞集，2009 年筆者的碩士論文據阮庭復所提供綿審《鼓柅詞》，其內容簡略涉及綿審詞。2010 年范文映在《倉山外集》發現綿審《鼓柅詞》自序，范氏進行翻譯、註釋，發表在《漢喃雜誌》；同年又寫〈綿審《鼓柅詞》文本、創作觀念及其影響〉一篇。2013 年，阮庭復〈倉山、夢梅，越南詞的兩個不同境界〉登於《中國韻文學刊》論綿審和陶進的詞風。臺灣 1987 年，鄭永常《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涉及綿審詞。中國，1987 年黃國安〈越南著名詞人阮綿審及其詠物酬唱詞〉一篇。2001 年，阮氏瓊花〈越南詞人白毫子及其《鼓柅詞》〉一文，但誤解為《鼓柅詞》只有 14 首。2008 年，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民背景的文體案例〉。2013 年，陶俊新《歷代詞說》介紹越南詞人阮綿審。2017 年，朱潔〈論越南詞人阮綿審對姜夔詞風的繼承與嬗變〉。同年，梁氏海雲《越南阮朝漢詞研究》論文第三章探討綿審及其詞，其文曰：「關於《鼓柅詞》的風格，大多研究者都認為，深愛南宋詞人姜夔的影響……我們研究《鼓柅詞》、《鼓柅詞》自序中的內容以及從阮綿審詩歌觀念本身的過程中，可以得出跟前輩研究者一致的結論。」（頁 114）

<sup>32</sup> 阮·綿審：〈鼓柅詞自序〉，《倉山外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VHV1030/2），頁 40-46b。

<sup>33</sup> 阮·綿審：《鼓柅詞》，收入龍榆生主編：《詞學季刊》3：2（1936.6），頁 109。

<sup>34</sup> 阮·綿審：《鼓柅詞》，頁 105。

<sup>35</sup> 阮·綿審：《鼓柅詞》，頁 104。

沙·題擘芳軒》)，有豪邁精神「踏破青鞋看徹曉」<sup>37</sup>（〈玉樓春〉）。詞曰：「念當年歡合，小院迴廊。幾度擘牋捧硯，偷眼看、詞譜新腔。誰知是，商陵琴操，斷絕人腸」<sup>38</sup>（〈鳳凰臺上憶吹簫·悼鶴奴〉）、「臨岐數語。囑藥裏曾攜，朝餐須飽，總是別情苦」<sup>39</sup>（〈摸魚兒·送別〉）、「憶相與、長亭把酒，秋風蕭瑟，細雨闌珊。脫征鞭持贈，怕歌三疊陽關」<sup>40</sup>（〈揚州慢·憶高周臣〉）等語道出詞人對親友為深情的人。詞風有婉約、有閒適悠遠、有幽默輕鬆。藝術技巧則是善用典，對中國詞的接受如李煜詞（〈後庭花·題南唐後主詞集〉）、學張炎、姜夔的「清空」、辛棄疾詞（〈霜天曉角·和辛稼軒〉）、效朱彝尊《蕃錦集》填集句詞。綿審〈宮詞自序〉曾自認：「嘗考宮闈之製，遍觀唐宋之詞。」<sup>41</sup>在阮朝宮廷填詞活動中，綿審確乎有推動。

## 2、貞慎詞

貞慎公主為綿審胞妹，其《妙蓮集》「附錄雜著」的部分，可見〈望江南〉兩闋詞：

江南憶，佳節賞元宵。銀燭金樽湖上宴，紅牙紫袖月中簫。小立赤欄橋。

江南憶，消夏賦閒居。荔熟滿湖催客宴，花開夾路導慈輿。風景未曾虛。<sup>42</sup>

此詞前附一文：「夏夜泛舟，讀栗園添聲隆湖曲感作，因插其譜寄諸同人……知音是誰。天水渺無涯。回首惜分飛。揮淚灑江干，疊新詞」。<sup>43</sup>按〈望江南〉此調本為單調，至宋代常將兩首疊為雙調。<sup>44</sup>然「疊」新詞，是填兩首之意，不是疊為雙調詞；「疊」字釋為重覆填作之義，則此兩首視為獨立之個體。考貞慎所填〈望江南〉，一首寫元宵節，一首以「荔熟」、「消夏」寫夏天情景，觀其詞寫的時節不同，即可證

<sup>36</sup> 阮·綿審：《鼓柁詞》，頁107。

<sup>37</sup> 阮·綿審：《鼓柁詞》，頁110。

<sup>38</sup> 阮·綿審：《鼓柁詞》，頁110-111。

<sup>39</sup> 阮·綿審：《鼓柁詞》，頁114-115。

<sup>40</sup> 阮·綿審：《鼓柁詞》，頁115。

<sup>41</sup> 阮·綿審：〈宮詞自序〉，《倉山外集》，頁23。

<sup>42</sup> 阮·貞慎：〈憶江南〉，《妙蓮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688），頁149。

<sup>43</sup> 阮·貞慎：〈夏夜泛舟讀栗園添聲隆湖曲感作因插其譜寄諸同人〉，《妙蓮集》，頁148-149。

<sup>44</sup> 清·康熙敕編：《詞譜》第1冊（臺北：洪氏出版社，1980），卷1，頁76。



明。

### 3、綿賓詞

阮朝文壇，與綿審齊名者為綿賓，士大夫因慕其文采而稱兩人為「二蘇」（比喻綿審、綿賓才華堪與宋·蘇軾、蘇轍相提並論）。兄弟兩人交情甚深，時常詩文唱和，不管在作詩或填詞的方面，與綿審相比，綿賓都毫無遜色。綿賓〈與仲恭<sup>45</sup>論填詞書〉寫道：

聞君言子裕著《詞話》，間及僕詞，加以評語，極意贊嘆，不覺面赤慚汗。予偶於親舊宴會琴歌酒賦之頃，相與分題，重違其意，或一為之，殊不工，豈特無意求工也。乃得此過譽，意子裕相憐，恐其無名於詞，不忍，故稍加揚抑。故門生兒輩等不察，以予為工於詞，而致力焉，是重予之過也。<sup>46</sup>

此是綿賓謙虛之語或綿賓詞實為佳作，由於其詞現無存，難以鑑賞，僅可確信綿賓有填詞，極受讚譽，收錄於子裕《詞話》。雖然，今人無法拜讀綿賓詞，但其詞論〈詩詞合樂疏〉<sup>47</sup>、〈答詔筭子〉<sup>48</sup>、〈與仲恭論填詞書〉<sup>49</sup>以及〈詞選跋〉<sup>50</sup>等幾篇文章，幸仍存世。在越南填詞史和阮朝宮廷詞的填詞數量寥寥無幾的背景下，綿賓詞論可稱得上是珍貴的資料，一是可藉此了解越南人士對詞的看法以及其詞學水平等問題；二是提供資訊來推想、釐清越南詞學的某些議題，譬如越南古典漢文詩歌燦爛耀眼，而漢文填詞卻相對黯淡的原因。此外，因現存可見綿賓撰有〈詞選跋〉，引發此《詞選》是越南詞選，抑或是中國詞選的疑惑。以筆者的看法，該書是中國詞選的可能性比較高。綿賓〈詞選跋〉云：

<sup>45</sup> 阮福綿雯（1831-1854）：字仲恭，明命五十五子，貴人黎氏祿的次子。通讀經史，有文采，受明命帝的喜愛。紹治6年（1846），受封豐國公。嗣德元年（1848），因曠學被罰，於是發奮讀書，在學業上十分用功。嗣德7年（1854）2月，嗣德帝駕幸太學，豐國公隨扈，獻《視學頌》，受到嗣德帝讚賞，命編入《御製辟雍廣歌會集》。同年，綿雯去世，享年二十四歲，諡號弘雅。建祠於承天府富榮縣棠英總葦野社。

<sup>46</sup> 阮·綿賓：〈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24b。

<sup>47</sup> 阮·綿賓：〈詩詞合樂疏〉，《葦野合集·文一》，頁33b-36。

<sup>48</sup> 阮·綿賓：〈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36-39b。

<sup>49</sup> 阮·綿賓：〈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24b-26。

<sup>50</sup> 阮·綿賓：〈詞選跋〉，《葦野合集·文三》，頁19b-20。

夫靈均、平子〈九歌〉、〈四愁〉，其稱美人逸女，不一而足。而人皆諒之，蓋其辭氣有固然者，獨宋朱子熹以鄭衛寔淫奔者自作。然詩三百篇皆聖人雅古，即鄭諸詩皆卿大夫賦咏專對，確確鑿鑿，致諸大儒多不遵守此說，非不韙也。詩誠有之，詞亦宜然。乃浮薄之士每肆恣於酒樓妓館之餘，以懷君念友謬託，則文過之罪，更浮於鄭聲矣。故臣於詞家不必盡廢，亦不敢濫。<sup>51</sup>

觀綿賓所言，總體論及詩詞中「誠」因素的重要性，排斥藉詞掩飾放蕩的行為。文中提出詞的本質固然與詩有相同之處，然絲毫不涉及越南詞。此外，此篇出於綿賓《葦野合集·文三》，前段是〈歷代文選跋〉與〈欽文殿頌〉篇；註「文選成十五卷」<sup>52</sup>寫於「嗣德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sup>53</sup>，即公元 1873 年，其跋提及中國歷代文選。在〈歷代文選跋〉和〈詞選跋〉中綿賓皆稱為「臣」，於是推測嗣德此時正選取中國作品，以編選《歷代文選》和《詞選》。

#### 4、綿寶詞

阮朝皇室諸皇子當中尚有綿寶，善詩詞、文武兼備。《大南正編列傳》稱綿寶：「有詩名，尤長於國音，創為填詞，往往多有佳作，與從善、綏理二王相頡頏」。<sup>54</sup>綿審〈襄安公惟善〉詩曰：「恭毅幼好武……弱冠忽折節，力向詩書攻。詞賦亦小技，偏來事雕蟲」。<sup>55</sup>綿寶去世，綿審作〈襄安公挽章三首〉，其三云：「少小相知意氣深，國音佳作每相尋。從今縱有新詞句，地下何人共賞心。」並註：「君長於國音，創為填詞，每多佳句，往往相尋把似」。<sup>56</sup>是知綿寶擅長填詞，時常與綿審、綿賓詩詞唱和。但現在翻閱綿寶著述漢文《謙齋詩集》（十四卷，共 655 首）和《謙齋文集》（兩卷，共 74 文），以及喃文詩，至今仍未發現詞作。試圖猜測其原因有二：一是綿寶短命（1820-1854），詩文集均在他身亡後刊刻（約 1878-1883），其中一部分喃文詩、

<sup>51</sup> 綿賓府邸現存〈詞選跋〉文本句尾缺「敢濫」兩字，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 VHv695/2-3 則有。

<sup>52</sup> 阮·綿賓：《葦野合集·文三》，頁 18。

<sup>53</sup> 阮·綿賓：《葦野合集·文三》，頁 19。

<sup>54</sup> 阮朝國史館編修：《大南正編列傳》2 集，卷 6，頁 10，收入《大南寔錄》第 20 冊，頁 7672。

<sup>55</sup> 阮·綿審：〈襄安公惟善〉，《白賁集》，收入《倉山詩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編號 VHb183/5），卷 34，頁 77。

<sup>56</sup> 阮·綿審：〈襄安公挽章三首〉，《白賁集》，收入《倉山詩集》，卷 32，頁 31。

漢文詞是口傳，早已亡佚；二是 1847 年洪保圖謀奪位的案子發生之後，綿寶被嗣德帝懷疑與本案有牽連，「其事之後，王的詩詞被燒毀得很多，《謙齋詩集》木板中有關安豐公（即洪保）之處一切被削去」。<sup>57</sup>因這兩因素，可能導致他的詞作也失傳於世。

## 5、綿寬詞

阮朝明命帝第三十三子綿寬，號栗園、子裕，不只填詞，而且數量多，製成詞集，又寫詞話。綿審〈集清觀記〉云：「若子裕其人者，孰能心迹雙清乎哉，子裕思理淹通，機悟敏率……詩筆吟哦之暇，劇喜填詞。」<sup>58</sup>翻閱綿審《鼓柷詞》見〈西江月・和栗園韻東和甫〉、〈行香子・和栗園韻卻寄〉、〈臨江仙・舟中送春次韻同輩野、栗園、蓮塘賦〉、〈鷓鴣天・題栗園填詞卷後〉等若干首，顯然綿寬（栗園、子裕）有填詞。其中憑著〈鷓鴣天・題栗園填詞卷後〉詞題，推測綿寬有詞集，書名是《栗園填詞》。再按綿審《鼓柷詞》是在「1848 年前」初次傳入中國<sup>59</sup>，以此推測綿寬《栗園填詞》創作時間，應該是 1848 年以前。另有綿審長短句〈小重山・次韻答子裕見寄〉論綿寬：

魚雁勞勞尺素頻。為憐多病客，卻愁人。維摩丈室幾由旬<sup>60</sup>。飛花積<sup>61</sup>（一作滿），錯道已殘春。別調寫來新。裁雲縫月手<sup>62</sup>，妙傳神。為君度曲澈清晨。

<sup>57</sup> 〔越〕陳清邁：《歷史紀事——綏理王》（順化：順化出版社，2000），頁 49-50。

<sup>58</sup> 阮・綿審：〈集清觀記〉，《倉山外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A781/4），卷 13，頁 39。

<sup>59</sup> 武氏青簪：〈中越文化交流——從越南詞學及相關評論談起〉，收入林登順主編：《賦學國際學術研討論輯》（臺南：國立臺南大學，2016），頁 279。

<sup>60</sup> 維摩丈室：維摩詰居士的方丈室。室只有一丈見方，但其所包容極廣。《維摩詰經》中的維摩詰居士神通機智，受佛教信徒的仰望。由旬：古印度計程單位。〈西江月・和蘇庭藻〉：「維摩丈室久空空。不與散花同夢。」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五集》集部第 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卷 7，頁 15b-16。

<sup>61</sup> 飛花積：此句涉及佛經故事「散花仙女」，故事講述維摩詰和諸菩薩弟子議論佛法時，仙女散花在眾人身上，菩薩心無所欲，花朵自然墜落，而弟子心有執念，拂花不去。

<sup>62</sup> 裁雲縫月：借用宋・范成大評論姜夔：「白石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以稱譽綿寬填詞才藝。清・馮金伯：《詞苑萃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7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5，頁 459。

須病已，來看繞梁塵。<sup>63</sup>

詞中「裁雲縫月手」、「妙傳神」、「繞梁塵」等語，皆指綿寬詞高妙可讀。

關於綿寬編寫《詞話》的事，見載於綿寬〈與仲恭論填詞書〉：「聞君言子裕著詞話，間及僕詞，加以評語，極意贊嘆……」。<sup>64</sup>於是，推想綿寬《詞話》以論越南詞為對象，其中阮朝諸位皇子的詞作是書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越南詞數量甚少的情況下，詞集、詞話極為稀罕，子裕《詞話》正是目前所知唯一的越南詞話典籍，今已失傳。是知，綿寬皇子有《詞話》、《栗園填詞》等著述，在阮朝宮廷詞壇實佔有重要地位，同時對越南詞史亦有重大貢獻。但因這些著作今已無存，以致阮朝宮廷詞的面貌難以全面掌握。

## （二）填作之背景

由上所述，可知阮朝宮廷詞多已失傳，今可見者僅綿審《鼓柷詞》115 首及貞慎公主〈望江南〉2 首，憑著這些作品論阮朝宮廷詞的創作背景，顯然不妥。然而，根據稀少現存的資料可知，阮朝皇室填詞，除了學習而嘗試填寫之需求外，還常出現在宴席遣興的場合中。即席填詞成了阮朝貴族娛樂的活動，如綿寬所講：「予偶於親舊宴會琴歌酒賦之頃，相與分題，重違其意，或一為之，殊不工，豈特無意求工也」<sup>65</sup>；或綿審作〈石州慢〉亦云：「伎席戲贈某客」<sup>66</sup>、代皇妹作〈醜奴兒令〉詞贈歌妓、〈減字木蘭花〉曰：「代人答女伴和韻」<sup>67</sup>、綿審〈法曲獻仙音〉詞為聞歌妓彈琴感作。又據綿審〈少年遊·和韻贈韓林某〉、〈西江月·和栗園韻柬和甫〉、〈行香子·和栗園韻卻寄〉、〈小重山·次韻答子裕見寄〉、〈水調歌頭·答子裕兼示同人〉等幾首可知唱和詞乃是當時皇室之間的風雅活動。他們除了彼此和答，還有和中國詞人，如綿審和鄭澐<sup>68</sup>：〈聲聲慢·余雅有朝雲之感，偶讀《玉田草堂詞》<sup>69</sup>，因和

<sup>63</sup> 阮·綿審：《鼓柷詞》，頁 109。

<sup>64</sup> 阮·綿寬：〈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 24b。

<sup>65</sup> 阮·綿寬：〈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 24b。

<sup>66</sup> 阮·綿審：《鼓柷詞》，頁 108。

<sup>67</sup> 阮·綿審：《鼓柷詞》，頁 119。

<sup>68</sup> 清·鄭澐（?-1795）：字晴波，號楓人。江蘇儀徵人。乾隆 30 年（1765）召試，授內閣中書，七年

鄭楓人韻〉、和辛棄疾：〈霜天曉角・和辛稼軒〉，顯示阮朝皇室對中國詞的欣賞與接受。

以綿審詞而言，大致可見皇族填詞的興致。有時為即景生情，如綿審遊山作〈金人奉玉盤〉詞：「愛山幽、緣山入、到山深。無人處、歷亂雲林……醉歌一曲，指青山、做箇知音」<sup>70</sup>、舟上看花填一調〈滿江紅〉：「素練平鋪，清江面、無煙無浪……夾岸紅燃花欲捲，半塘綠浸潮微長。約鄰舟把酒倚窗開，須酣暢」<sup>71</sup>、或對景有感如〈沁園春〉詞：「好箇名園，轉眼荒涼，不似前年。……悠悠往事堪憐」。<sup>72</sup>有時因離別之愁而填詞抒情，如〈摸魚兒・得故人遠信〉、〈揚州慢・憶高周臣〉、〈轉應曲・懷友〉等幾首。「以詞記事」也見於綿審詞集中，如兩首〈醉春光・為田郎記事〉和〈浪淘沙・玄機者主家青衣也，見田固而悅之，田固不知也。田固余友，或談其實，令記之以詞〉，從詞題上已顯示這是瑣事的記事詞，涉及男女之情。

此外，也見得戲弄親友或自我解嘲的填詞情況，如綿審贈與皇弟納姬〈賀新郎〉一詞：「青春行樂君須惜。不重來，匆匆卻去，留之無策。……眼底娉婷世無匹，有情人、誰復禁情得。這便是，千金刻」<sup>73</sup>；寄自己的姬妾〈醉春風〉詞：「瓊枝璧月，是君顏色」<sup>74</sup>、〈太常行〉詞：「儂郎文弱，多愁多病，豈合怨儂郎」<sup>75</sup>；聞友人有病則戲題一首〈臨江僊〉：「十笏小堂宜臥疾，依然欹案銅瓶。門闌瀟灑冷如僧。……

---

後出任福建建寧府同知。乾隆 48 年（1783）改官浙中，累至浙江督糧道。著有《玉句草堂詞》，鄭澐的詞被王昶譽為是「竹垞、樊榭之嗣音」。

<sup>69</sup> 筆者認為「余雅有朝雲之感，偶讀《玉田草堂詞》，因和鄭楓人韻」詞題中的「玉田」是雕刻或抄寫的過程中的謬誤，疑鄭楓人《玉句草堂詞》的「句」字作「田」字。清・黃人（1866-1913）：字摩西、慕庵，慕韓，別署蠻、野黃、詩虎，本名振元，江蘇常熟人，《摩西詞》詞集中有〈聲聲慢・過王廢基安定君浮屠處，和鄭楓人《玉句草堂詞》韻詞〉一首。其詞與綿審〈聲聲慢・余雅有朝雲之感，偶讀《玉田草堂詞》，因和鄭楓人韻〉，兩者皆和鄭楓人詞，於是韻字完全相同。以此推類，綿審詞題宜是偶讀《玉句草堂詞》。

<sup>70</sup> 阮・綿審：〈金人奉玉盤・遊山〉，《鼓柷詞》，頁 118。

<sup>71</sup> 阮・綿審：〈滿江紅・舟中看花〉，《鼓柷詞》，頁 108。

<sup>72</sup> 阮・綿審：〈沁園春・過故公主廢宅〉，《鼓柷詞》，頁 106。

<sup>73</sup> 阮・綿審：〈賀新郎・戲贈東仲納姬〉，《鼓柷詞》，頁 102。

<sup>74</sup> 阮・綿審：〈醉春風・戲寄阿姬〉，《鼓柷詞》，頁 121。

<sup>75</sup> 阮・綿審：〈太常行・臥病戲贈〉，《鼓柷詞》，頁 104。

老我文殊參講席，也甘白首繙經」<sup>76</sup>，身體不適亦填〈天僊子〉一調自嘲：「臥病經旬書懶看。底事愁如絲自絆。……瘦骨凌兢寒未散。」<sup>77</sup>由於綿審所戲贈的對象為親朋，所以這些作品率性，口語自然流露，毫不掩飾作者的內心，並且猜想所收贈詞的人可能對詞有興趣。

阮朝皇室還以詞裝置府邸，綿審有〈浣溪沙<sup>78</sup>·題擎芳軒〉，「擎芳軒」為綿審府中的軒名；綿賓有〈倉山兄寄賞園燈詞詩序〉一篇<sup>79</sup>，「寄賞園」是綿審（號倉山）接待文人賓客之處，從題目得知綿審詩詞是題在燈上，掛在他園中。藉由上文所述，見得阮朝宮廷的人填詞的大體情況。

### （三）師從及參考資料

參閱綿賓〈詩詞合樂疏〉、〈答詔筭子〉以及綿審〈倉山詩話〉等資料，發現阮朝王室學詞、填詞是師從輔導皇族之官吏、皇族的成員或者他們所認識的文人詩士。綿賓與嗣德帝論詩、詞、樂之間的關係時候曾吐露：「臣嘗受業於禮臣故申文權與臣兄故綿審，乃知宮商有一定之聲，而製辭與合樂，二者各別。」<sup>80</sup>帝硃批問：「申文權學力文才如何？潘清簡勝否？……二王學甚淵博有本，我國諸儒臣似難企及。然予以意淺窺，似各有長。從工於詩詞，王則精于經文，未知是否？」<sup>81</sup>文中「從工於詩詞」，「從」即指從善王綿審。綿賓答覆：

惟講習臣故申文權教授甚久，臣兄故綿審在廣善堂別有講習，而且常過。臣從文權教授，後文權為禮官，臣與兄亦常常從學。文權之為人，專精身體力行，深得諸經義蘊，詩古文辭亦首開示法度，而不多作，作亦不存草。大學士臣故張登桂、儒臣故潘清簡亦奉為師。由此言之，自古及今未見其比。文權卒後，臣專學與臣兄故綿審耳。舉凡經書之學，古文之學，詩詞之學，皆

<sup>76</sup> 阮·綿審：〈臨江僊·問潘梅川疾戲題〉，《鼓枻詞》，頁117。

<sup>77</sup> 阮·綿審：〈天僊子·病寒自嘲〉，《鼓枻詞》，頁103。

<sup>78</sup> 原文作〈浣溪紗〉，《鼓枻詞》，頁107。

<sup>79</sup> 阮·綿賓：〈倉山兄寄賞園燈詞詩序〉，《葦野合集·文一》，頁26-27。

<sup>80</sup> 阮·綿賓：〈詩詞合樂疏〉，《葦野合集·文一》，頁36。

<sup>81</sup> 阮·綿賓：〈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36b。

率循軌範，無所獨得，從工詩詞。<sup>82</sup>

按綿賓所述，對他具有教導之功與影響力者是申文權<sup>83</sup>與綿審，也就是說跟著他們學詩學詞。申文權是阮朝名士，是黎聖宗「騷壇二十八宿」副元帥申仁忠的後裔。<sup>84</sup>而綿審文章詩才早已聞名，是「松雲詩社」的創立者，詩社為皇族親戚以及阮朝官員吟詩唱酬的場合。綿審府中「寄賞園」為文人聚合之處，「廣善堂」也是王孫公子受教於綿審的地方。綿賓和貞慎也從綿審學習，於是其詩文多首所寫「呈明慎主人」，即請綿審閱評。針對阮朝宮廷文學的昌盛與阮朝宮廷填詞的活動，綿審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據史料，考述綿審的教師身分，發現綿審幼時與諸皇子受教於張登桂<sup>85</sup>及申文權兩位大臣。綿審《倉山詩話》<sup>86</sup>又透漏一件事，綿審之師曾有一位是華人：

憶少辰<sup>87</sup>從松齋先生學詩，一日往見書案上有新詞一闕云：「野外飄蓬風外絮，半生萍梗海中央。青衫紅淚事潯陽。江天雲漠漠，楓樹夢蒼蒼。漢月秦關秋雁斷，短歌對酒河梁，西風班馬玉鞭長。一樽聊復醉，離合海茫茫。」款題：「〈鷓鴣〉小詞，湖海散人林喬鈴未成草。」辭氣蒼涼，筆意道逸，玩味不能釋手。先生指謂：「此友英年妙才，能詩善畫，遊散天涯，無所定著，不日行往遲去矣。」僕與之幾日盤桓，一日拿出長牋，手寫墨菊一枝，題云：

<sup>82</sup> 阮・綿賓：〈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37b。

<sup>83</sup> 申文權（1771-1837）：字用中，承天豐田人，詩香世家出生。性慷慨，不參與科舉。西山之亂，隱居於鄉里開門授徒。明命時，大學士鄭懷德推薦，其任昇葩府教授特簡，後任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承旨、朝廷侍讀等職位。詩文不多，使菲律賓時作《東行記事》。

<sup>84</sup> 越南後黎朝，黎聖宗（1442-1497）皇帝在1494年成立文學組織「騷壇會」，其成員有28人，又稱為「騷壇二十八宿」，聖宗自號「騷壇元帥」，近臣申仁忠（1418-1499）是「騷壇副元帥」。申仁忠任國子監祭酒、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等職，時常與聖宗帝唱酬詩歌和評點文章。

<sup>85</sup> 張登桂（1793-1865）：字延芳，號端齋、廣溪。嘉隆18年（1819）張登桂考上鄉試，1820年開仕途，曾任行走職、兵部侍郎、兵部尚書。明命帝時，任講讀官，曾教綿宗皇子（後是紹治帝），平黎文懷叛有功，封綏盛男。紹治時，升任文明殿大學士，晉封綏盛子（1842）、綏盛伯（1847）。明命、紹治二帝臨終遺言，是口頭遺詔，傳達親信大臣，其中是張登桂。嗣德時是輔政大臣、勤政殿大學士、機密院大臣、國史館總裁、兼管欽天監，封綏盛郡公。1865年，張登桂病逝，壽七十二歲，一生共四十年官場經歷，四代帝王。嗣德帝輟朝三日，追贈太師官銜，賜諡文良。著作《日本見聞錄》、《廣溪文集》、《張廣溪詩文》、《張廣溪先生集》、奉命監修《大南寔錄》、《大南會典攝要》、《明命年監表文》、《南郊樂章》等。

<sup>86</sup> 阮・綿審：《倉山詩話》，《世說・附倉山詩話》（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VHv105），頁37-56。

<sup>87</sup> 阮朝忌諱規定，「時」改成「辰」。

「凝香畫閣畫清幽，洗硯西池墨浪浮；自笑酸寒無別贈，為君聊寫一枝秋。」筆致飛動，忽來滿座涼颼。後書：「以為某兄清玩，親捧相授。」僕得書，珍同拱璧，歸藏篋笥，辰出玩讀，後為友人持去。松齋不可復見，而伊一別如雨，迨今幾五十年。每公餘獨坐，矢口狂吟，不覺秋意寒香，穆然神遇矣。松齋姓蘇，名奮揚，東粵人。<sup>88</sup>

文中講述綿審幼時從蘇奮揚學詩，師徒皆是喜愛詩詞的人。既然綿審從申文權和蘇奮揚學詞，但綿審擅長詞，由於本身喜好詩詞，加上篤志於詞，見〈鼓枻詞自序〉：

夫御善馬良而北，與楚愈離。眾咻一傳之間，求齊不可。僕生從南國，隔斷中原，既殊八方之音，兼失四聲之學。加以聞無非樂，見併是儒。飾鼓鐘而雜作，誰為識曲之人；談性命以相高，不屑倚聲之業。何由搥管翻喜填詞，從孺染以言之，其工拙可知也矣。嗟夫！古人不見，樂意難亡，苟志慮之獨專，冀精神之遙契。槐榆數變，篋衍遂多，寔欲想敝帚以為珍，對白雲而自悅而已。<sup>89</sup>

在阮朝宮廷，雖然綿審擅長填詞，但嗣德帝學詞的時候，綿賓才是擔任重要的角色。蓋其時綿審已亡，綿賓正執掌「尊學堂」擔負教導公子王孫的職務，他學問淵博，另有填詞，故嗣德把綿賓視為帶路者。兩人之間透過詔疏，及問答方式來教導與學習，如〈詩詞合樂疏〉和〈答詔笥子〉所錄綿賓奏曰：「奉交出《詞綜》并批示各理云云，欽此欽遵」<sup>90</sup>、嗣德詔曰：「今觀此片，甚廣大深邃，惟領略大意，寔則未解指南……交所作（若）干首，為之評閱，如前。何者合格、不合格，願詳言直指，無隱。來日派人取覽，欽此。」<sup>91</sup>綿賓奏曰：「幸際其盛，思竭駑鈍，豈敢有隱，管蠡所及所以具，覆拜奉閱御製詞在別本併述。」<sup>92</sup>讀此君臣對答之語，便知嗣德學詞和填詞的大概情景。綿賓奉命交出《詞綜》並進奏〈詩詞合樂疏〉一篇。嗣德閱覽之後，有不解之處，便向綿賓請教關於詞些許問題，且交出他所填幾首詞。綿賓

<sup>88</sup> 阮·綿審：《倉山詩話》，《世說·附倉山詩話》，頁42-43。

<sup>89</sup> 阮·綿審：〈鼓枻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0。

<sup>90</sup> 阮·綿賓：〈詩詞合樂疏〉，《葦野合集·文一》，頁36b。

<sup>91</sup> 阮·綿賓：〈答詔笥子〉，《葦野合集·文一》，頁39。

<sup>92</sup> 阮·綿賓：〈答詔笥子〉，《葦野合集·文一》，頁39b。



在〈答詔筭子〉答覆帝所問之事。至於點評帝詞則另奏一篇，惟此篇至今尚未發現。

〈答詔筭子〉錄嗣德語云：

予幼不好學，又無良師友，得與兩王相見亦稀，故不得其指發遽已。遇此多屯，今稍知好學，則甚不暇。是以詩文皆以胸臆抒寫，全不知法度，甚至字亦編識，故臨作多窘，自覺寔不免俗，冥然而行，恐為後世笑恥。此是寔告，王豈不知。今觀此片，甚廣大深邃，惟領略大意，寔則未解指南。<sup>93</sup>

透過嗣德的自白，發現阮朝教詞的人實寥寥無幾；嗣德若欲學詞，卻缺乏老師，學習環境殊覺困窘。

此外，學填詞還需參考書籍。阮朝皇族所參考詞籍大概有兩個出處：私人購買者當然會自己藏著，若用公帑購買就置於內閣書樓。私人購買的書籍，至今無法考察，僅據文獻、筆記的記載為線索。以綿審為例，據其詞序內容便知所購部分書目：

客有謂：娥皇檢譜猶尋天葆遺聲，宋沈聞鐘仍獲太常古器。況周德清之韻，本張叔夏之《詞源》；譜註於姜夔，旨明於陸輔；前而草牕<sup>94</sup>所輯，後之竹垞所抄。此外，則宋元語業數百家，明清粹編數十部，予靡不歲添鳩閱，日在吟哦；雖河間伎女未被管絃，乃衡陽巾箱頗盈卷帙。<sup>95</sup>

依序中所提，綿審所購買、收集的書有：張炎《詞源》、周德清《中原音韻》、姜夔《白石詩詞集》、陸友仁《詞旨》、周密輯，查為仁、厲鶚同箋《絕妙好詞箋》、朱彝尊《詞綜》、《花草粹編》、《草堂詩餘》、《西樵語業·詞曲類》等書籍。此外，《鼓枻詞》中有〈後庭花·題南唐後主詞集〉、〈菩薩蠻〉（江上懷故人，效朱竹垞《蕃錦集唐詩》）、〈聲聲慢·余雅有朝雲之感，偶讀《玉句草堂詞》，因和鄭楓人韻〉、〈霜天曉角·和辛稼軒〉四首，顯示綿審閱讀過李煜詞、朱彝尊《蕃錦集》、鄭澐《玉句草堂詞》和辛棄疾詞。

<sup>93</sup> 阮·綿實：〈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38-38b。

<sup>94</sup> 原文記錄「草牕」，明·李贄有《草牕詩十韻》。然而，註釋部分，綿審自註「草窻：《絕妙好詞箋》弁陽老人周密原輯……」。按：周密所輯為《絕妙好詞》，清·查為仁、厲鶚為之作箋，後刪復補遺，並為一書，題為《絕妙好詞箋》。

<sup>95</sup> 阮·綿審：〈鼓枻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0-40b。

依〈鼓柅詞自序〉云：「奚不試賣和成績之癡符，彊作馬子侯之解事，廣貽同調，相與和歌。庶幾後生有作，借以為筆路藍縷之資；絕業無泯，待或備馬勃牛溲之用也」<sup>96</sup>，可知綿審想為門生編詞集《鼓柅詞》。再者，觀看全集 115 首，共用 78 種詞調，而小令、中調、長調兼有，詞調豐富，又有集句詞、迴文詞、論詞長短句，適合作為參考資料。同時，在詞集流傳的過程中，《鼓柅詞》定稿屢次被越南使節帶至中國請清官吏文人改正，顯見綿審欲將《鼓柅詞》變成學詞的參考資料。

另，嗣德令綿賓交出《詞綜》，即綿賓有該書。貞慎公主填〈望江南〉調供他人瀏覽，並題云：「夏夜泛舟，讀栗園添聲隆湖曲感作，因插其譜寄諸同人」<sup>97</sup>，就知她手中擁有詞譜。

2008 年，何仟年考述越南漢喃書目以瞭解越南歷史上所傳入的中國詞集如下：

《越南漢喃遺產書目提要》：《歷代詞選》（按：即夏秉衡《清綺軒詞選》）、《樂府探珠》（按：錄唐宋词四百篇）。

《內閣書目》：《清綺軒詞選》、《詞學全書》、《詞譜》、《詞律》、《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詞學叢書》、《絕妙好詞箋》。

《古學院守冊》：《詞綜》（按：「綜」訛為「總」）、《詞綜二集》、《詞律》、《御選歷代詩餘》、《詞譜》、《昭代詞選》、《清綺軒詞選》、《詞學全書》、《詞韻》、《欽定九宮大成詞譜》、《絕妙好詞》。

《北書南印版書目》：未著錄任何一部詞集。

2014 年，范文映亦據《內閣書目》尋查詞書，但結果與何仟年的有些許出入。范文映所列出書目如下：黃仲則《兩當軒詩詞抄》、夏秉衡《清綺軒詞選抄》與《清綺軒詞選》、康熙《御纂歷代詩餘》、秦恩復《詞學叢書》、周密《絕妙好詞》、王昶《清朝詞綜》、查王望《詞學全書》、萬樹《詞律》<sup>99</sup>，共九部書，與何仟年所述數量與書名皆有出入。

<sup>96</sup> 阮·綿審：〈鼓柅詞自序〉，《倉山外集》，頁 40b。

<sup>97</sup> 阮·貞慎：〈夏夜泛舟讀栗園添聲隆湖曲感作因插其譜寄諸同人〉，《妙蓮集》，頁 148-149。

<sup>98</sup> 文章中寫「漪」，此改成「綺」。

<sup>99</sup> 范文映：《越南中代文學之中的詞體裁》，頁 107-108。

可見《內閣書目》所記載的書籍是「內閣書樓」所藏，是供皇帝閱覽的書籍，詞書數量甚少。雖然「內閣書樓」（1826 年成立）只是阮朝京城大書院其中之一，另有史官書院（1821 年成立）、藏書樓（1825 年）、聚奎書院（1852 年）、新書院（1909 年）、保大書院（1923 年）<sup>100</sup>，此中縱藏有中國詞書，應該也不多。其實，皇族正是有條件可接觸從中國新傳入的文獻或者購買書籍的人，但詞書如此稀少，顯示詞並不受重視。

總之，阮朝王室認識詞，一是經由輔導皇族貴戚的官吏所傳授；二是皇族成員透過談論、書信以及唱和方式，彼此互相教導學習；三是與社會人士來往交流學習，如綿審從蘇奮揚學習，即是一例。綜上所述，越南在學詞方面，就算王室也缺老師，又稀詞友，參考書籍更不充裕。可以想見，詞在越南未受高度歡迎及重視，也是其來有自。

### 三、阮朝宮廷詞學

根據綿審〈鼓枹詞自序〉、綿賓〈詩詞合樂疏〉、〈答詔筭子〉、〈與仲恭論填詞書〉、〈詞選跋〉等幾篇文章和嗣德在阮述〈共和御製念奴嬌幸翠雲〉詞所寫的硃文觀之，阮朝宮廷論詞是在三個情況下發生的：一是君臣談詞，如嗣德點評阮述詞、嗣德與綿賓透過奏疏、答詔，即一種問答方式談詞；二是皇室互相書札中涉及詞，如綿賓與綿雯（仲恭）的書信；三是在詞序跋顯示詞學理論，如綿審〈鼓枹詞自序〉、綿賓〈詞選跋〉。

關於阮朝宮廷詞學，目前歸納有三大趨向：一、談詞的格律，具體的是平仄、四聲；二、詞與樂的關係；三、詞的風格。

#### （一）詞的格律

---

<sup>100</sup> 阮功智：〈阮朝順化古都的些許大書院〉，《研究和發展》6-7（2013.6-7），頁 252-258。

詞自中國傳至域外，其人士習之，必按譜填詞，然語言文字隔閡，加上詞律平仄、四聲的束縛等因素，勢必造成極大的困難。綿審〈鼓柷詞自序〉云：「僕生從南國，隔斷中原，既殊八方之音，兼失四聲之學。加以，聞無非樂，見併是儒。飾鼓鐘而雜作，誰為識曲之人。」<sup>101</sup>此序反映了實際情況。綿實也說：「又北人里巷，往往歌之，其音已熟，興之所至，偶一拈毫，猶不甚費力。今我乃按字之平仄，句之長短一填，安得許多功夫也。」<sup>102</sup>綿實認為填詞相當要付出力氣，而且「詞固不易佳，而僕於詞寔未有所解，亦不願學之。」<sup>103</sup>於是「詞則可以作，亦可以不作」。<sup>104</sup>以綿審、綿實的才思和學養，他們既如此感嘆，更何況是越南文人學士思欲填詞，他們所面對的困難顯然不少。閱讀嗣德帝所問綿實詞的四聲問題便知此事：

但以余臆說，則詞似只倣平仄，要無差舊式，則已免大家之笑否？何詞律乃上去入不可移，則甚局促難展，抑仄平亦可更，要順口如詩而已。又意本國諸詩歌曲即是北國之詞，即〈簾外〉一曲，久充歌格可知也。未知合不？交所作（若）千首，為之評閱如前。何者合格、不合格，願詳言直指無隱。來日派人取覽，欽此。<sup>105</sup>

綿實答覆：

臣謹按：詞源於隋唐，沿於五代，流於宋元，大抵亦本詩教，意格為重，聲詞次之。如蘇軾〈念奴嬌〉詞，有「大江東去」句，而後此詞一名為〈大江東去〉，則從來詞家，特以為詞中大手，而平仄句讀，未嘗即定；又「千古風流人物」在「五物部」，「一尊還酹江月」在「六月部」，則韻亦可叶，如五古詩耳。古詞今可歌，北詞南可歌，惟要順口。<sup>106</sup>

嗣德所問共有兩重點：一是關於詞的格律，詞被四聲約束的緣故，在平仄上是否可換，還是僅要順口即可；二是詞和音樂的關係，他先認為越南詩歌曲就是北國詞，

<sup>101</sup> 阮·綿審：〈鼓柷詞自序〉，《倉山外集》，頁 40-46b。

<sup>102</sup> 阮·綿實：〈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 25b。

<sup>103</sup> 阮·綿實：〈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 25。

<sup>104</sup> 阮·綿實：〈與仲恭論填詞書〉，《葦野合集·文三》，頁 25b。

<sup>105</sup> 阮·綿實：〈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 36-38b。

<sup>106</sup> 阮·綿實：〈答詔筭子〉，《葦野合集·文一》，頁 39-39b。

但不知唱法是否同於北國。而綿實的答覆是用蘇軾〈念奴嬌〉的押韻方式來舉例，尚未把嗣德的問題徹底地解答，譬如詞是否被四聲拘束？因為詞本是樂曲的歌詞，要配樂的，必隨著曲拍。早期詞人是根據音樂來填詞，於是沒有硬性的平仄規則。直到詞逐漸脫離音樂，變成一種文學，有固定的形式，不僅字數、句式是固定的，平仄也是固定；其固定的平仄是根據詞牌不同而有變化，有時候要求區分仄中的上、去、入，其字的聲調是受到該樂曲音律所定。換取話說，詞體基本結構是由音樂構成，所以詞體的格律要求實源於其音樂的本體，嚴守字的平仄，就可保存詞的音樂本體。關於蘇軾詞協律與否的問題，蘇軾當時即有人談到這問題。所謂「以詩為詞」，詞的音律是可以被放寬的。不過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押入聲韻，按戈載《詞林正韻》第十八部入聲「物」和「月」通用。綿實提出詞如五古詩這一點，詞的確是包含了古體詩雜言的形式、字數，句式可以多少不定，有長短句；可以換韻，也可以不換韻。詞卻以換韻居多，但也講究平仄和韻腳。

阮述《荷亭應制詩抄》有〈共和御製念奴嬌幸翠雲<sup>107</sup>〉一首豪放詞，詞中記錄嗣德帝的硃文，呈現他對詞學的關心與質疑。

阮述〈共和御製念奴嬌幸翠雲〉

翠雲山色，恍蓬萊、**硃批**起句似三字、四字讀，連下句方通。爾猶矇矓（控）侗，則分明七字句。**欽此**一峰俯瞰川澤。拱護神京，標勝蹟、詎止幽棲禪宅。夙駕迎風，舟師擊楫。萬疊濤痕白。中流顧盼，想像當年破敵。**奉硃批**後半神來，著想清遠。**欽此**。巖畔松柏森森，涼飈薦爽，花落香生席。**奉硃批**以下靜坐山亭，臨遠海、底事不忘籌畫。破浪非才，泛槎此度，謾問支機石。**奉硃批**圈斗南瞻望，燕京來歲今夕。**奉硃批**言有盡而意不盡，凡有學而通，何施不可，然通而有意為要。**欽此**。**奉硃批**同是不精，妄評可笑。**欽此**。<sup>108</sup>

嗣德評阮述詞上片第一、二句「翠雲山色，恍蓬萊」如下：「起句似三字、四字讀，連下句方通。爾猶矇矓，（控）侗，則分明七字句」，此意是阮述寫「翠雲山色恍蓬

<sup>107</sup> 翠雲山：位於越南順化市，島上之山，山上有古寺，風景秀麗，為「二十神京勝景」之第九名勝。原名美庵山，紹治元年（1841）改名翠雲。紹治3年製詩〈雲山勝跡〉一首。

<sup>108</sup> 阮·阮述：《荷亭應制詩抄》，頁20-21。

萊」其句式或三、四，或作四、三，唸起皆通；懷疑是在不清醒的狀態下，將此兩句視為七字一句。<sup>109</sup>其次，〈念奴嬌〉詞牌，作者多，別名亦多，詞體亦多，但據《詞譜》，首一句都是四字。於是，「翠雲山色恍蓬萊」這段，以字面和意義而言，讀三、四或四、三皆可，但依詞律，起句律定僅有四字，後三字為下句，宜讀「恍蓬萊、俯瞰川澤。」換句話說，句式在詞牌上是特定的，不論阮述詞起句似三字、四字或七字句，唯一讀法是四字句，所以嗣德評阮述此句頗嚴格。接著他稱阮述詞有「清遠」意味，並以詩論的標準作為詞論，所謂「言有盡而意不盡」，這就是嗣德所用的先批評、後讚揚的技巧。嗣德評語最後一句「同是不精，妄評可笑」，可謂是謙遜語，亦是承認對詞不精，難以評論；依嗣德與綿實之間說詞的奏章觀之，這也是屬實。

## （二）詞的音樂

綿實〈詩詞合樂疏〉曰：

臣竊惟：填詞，詩之苗裔，詩詞即樂之表裏……經師學士多論宮為君，商為臣，配合糾結。至諸填詞家與度曲者，拘拘相辯以宮商字句，然詰以何字為宮，何聲為商，則瞠目撝舌，則何必爭辯哉！即辯之亦逐末遺本矣！蓋樂雖極神極奇，然不外此宮商角徵羽四上尺工五六等字，則又極簡極易矣。天之籟即人之聲耳。人聲未嘗亡，而樂亡，可乎？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

<sup>109</sup> 針對嗣德「起句似三字四字，讀連下句方通。爾猶矇矓（忼）忼，則分明七字句」的評語，范文映解讀如下：「起句幾乎要是三字（即『翠雲山』）後四字（即『色恍蓬萊』），讀連下句才通。汝仍模糊未知，如此要分為七字句（意指讀連『翠雲山色恍蓬萊』為七字句）欽此。以此足知，嗣德評語甚武斷，不舉詞律。換句話說，在此情況，他完全不瞭解詞律。最後，嗣德與綿實相似，嗣德樸實地自認：皆是（對詞）不精，妄評，可笑。欽此。」參考范文映：《越南中代文學之中的詞體裁》，頁121。何仟年則說：「嗣德的意思大約是說，〈念奴嬌〉詞的首二句分別為四子、三字讀，與第三句成一完整句意，而阮述詞中，首二句語義相連成為七子句，而第三句『一峰俯瞰川澤』在語意上與下句『拱護神京』相連成一句。故朱批中『三字四字』應作『四字三字』才是，指詞之首二小句。嗣德所論確是念奴嬌詞的通常情況，但用以批評阮述的這首詞，其實不太符合實際，嗣德朱批是筆者見到越南僅有的對越詞具體詞句的點評，有點強作解人，從中能約略見出越南士人由於對詞學不甚精通而顯出的困窘。」參考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頁110-111。筆者解讀嗣德評語如下：起句是三字「翠雲山」，後句四字「色恍蓬萊」，或起句四字「翠雲山色」後句三字「恍蓬萊」，連讀均通。懷疑是在不清醒的狀態將本兩句視為七字的一句式。可見，三者有三個的解讀，導致結論不一致。

信哉！經術莫邃於樂，樂雖亡而諸經言樂者具在，好學深思者，參考研求，自得其大致矣。臣嘗受業於禮臣故申文權與臣兄故綿審，乃知宮商有一定之聲，而製辭與合樂，二者各別。製辭者不必知宮商，而合樂者必不可不知宮商。<sup>110</sup>

綿賓〈詩詞合樂疏〉與〈答詔筭子〉，意思連貫。在〈詩詞合樂疏〉中，綿賓認為詞樂宮調常人多不了解，所以填詞者不必分別宮調，填詞與合樂，二個各別。其〈答詔筭子〉，則進一步說明「意格為重，聲調次之」，偏重詞的意格。綿賓以文字標準來認定詞，看詞是一種文學體裁，所謂「填詞，詩之苗裔，詩詞即樂之表裏」，不是從音樂的角度去認定詞。從綿審〈鼓柷詞序〉也看出輕視詞宮調的態度：「所謂過片擇腔之法，賦情用事之言，去冗宜抑而復揚，入促貴斷，而後續未必舉，皆河漢，全是葫蘆。」<sup>111</sup>甚至還強調「元次山《水樂》無宮徵者何妨？許有孚《圭塘》曰『欸乃』者恰好！」<sup>112</sup>此處與清代詞學家重視詞樂宮調，有所不同。如劉熙載云：「故詞，聲學也」<sup>113</sup>，江順詒云：「則一詞有一詞之腔，後之撰詞譜者當列五音，而不應列四聲。當分宮商之正變，而不當列字句之平仄」。<sup>114</sup>是知清代詞學追尋詞樂宮調，即詞中古樂，而阮朝詞樂論情況則相反，偏重詞今可歌的要素，即詞中今樂。原因是詞出於中國，傳至越南，是外來的體裁，外來的聲調，其宮調的實際情況，常人難以理清，若一味追尋，亦是力所不及。於是，綿賓藉孟子之語「今之樂猶古之樂」為立論依據，提出北詞南可歌，僅要順口的觀點。這也解答越南填詞在聲律的運用上，出現不嚴於音律，有失律之處的疑問，正是綿賓所說「未解」或僅求「要順口」。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說：

綿賓「古詞今可歌，北詞南可歌」，試圖以詞的音樂性來為詞律的變通尋找

<sup>110</sup> 阮·綿賓：〈詩詞合樂疏〉，《葦野合集·文一》，頁33b-36。

<sup>111</sup> 阮·綿審：〈鼓柷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0b。

<sup>112</sup> 阮·綿審：〈鼓柷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1。

<sup>113</sup>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3687。

<sup>114</sup> 清·江順詒：《詞學集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3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頁5。

依據，實際是想為詞的越南化打開道路。這種努力注定不會成功，因為詞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正是由於它是中國的，才會成為越南人士學習的對象。所以越南可以出現借鑒中國詞調而用本土國語言創作的「詞」，而沒有適合越南本土的全新的漢語詞。<sup>115</sup>

筆者認為綿賓「古詞今可歌，北詞南可歌，惟要順口」，此語簡單地反映阮朝欣賞詞的實況，就是越南人用南音結合當地唱法來唱詞。再者，使用這種方式來越南化詞實際早已成功流傳於世。此前，越南文獻曾記載越南人用南音來唱詞，自製曲的事件。時值乾隆 55 年（1790），為慶賀乾隆皇帝八十大壽，安南國使團恭進祝壽詞十首，兼伶工演唱，此事越中兩國的文獻均記錄。潘輝益<sup>116</sup>《星槎記行》載〈欽祝大萬壽詞曲十調〉云：

春季入覲議成。余奉擬祝嘏詞十調，先寫金箋，隨表文投遞。清帝旨下，擇本國伶工十名，按拍演唱，帶隨觀祝。至是，欽侍御殿開宴，禮部引我國伶工前入唱曲。奉大皇帝嘉悅，厚賞銀幣；再命太常官選梨園十人，依我國伶工裝樣，秀才帽、交領衣，琴笛笙鼓齊就，召我伶工入禁內，教他操南音，演曲調。數日習熟，開宴時，引南北伶工分列兩行對唱，體格亦相符合。<sup>117</sup>

中國文獻《八旬萬壽盛典》同記載：

安南國王阮光平恭進〈大萬壽祝嘏詞十章〉，七月十四日躬獻。壽於澹泊敬誠殿，携該國樂人演奏如儀。臣福康安謹奏為呈進安南國王祝嘏樂詞，仰祈聖鑒事，據安南國王阮光平咨稱，現在諏吉起程進關，詣京躬祝萬壽。茲恭撰〈祝嘏詞十章〉，業令樂工演習，按拍定譜，先行咨送，即請核正，以便進京演奏等情。臣未嫻音律，而按其詞義，頗合頌揚之體，且其嵩呼華祝悃忱，竟欲自附於天保九如，并帶同樂工到京演奏，希圖列入太常，尤為恪恭，

<sup>115</sup> 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頁 111。

<sup>116</sup> 潘輝益（1751-1822）：初名裔，後改公蕙。因避諱鄭主妃嬪為鄧氏蕙，改為輝益。字謙受甫，號得軒、之和、裕庵等。後黎朝景興 36 年（1775）科會元，任翰林院承旨，山南參政處。西山時，曾任左侍郎刑部、尚書禮部等，受封瑞嚴侯。阮朝推翻西山，回鄉教書。

<sup>117</sup>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 6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275-276。



慶忤理合。<sup>118</sup>

如此，越南使團奉上詞十首，並兼安南樂人當場獻藝。乾隆帝對安南人以南音唱詞覺得有趣，賞賜豐厚。此外，還令清朝伶工學南音，聯合演習，等到萬壽聖節兩邊登臺合演。於是壽宴時，在清帝、文武百官和各國使臣，兩國伶工一起對唱表演。據此文獻，證實詞傳至越南，越南人用漢字填詞，且以南音演唱的現象。也許因此才出現越南詞忽視詞的本色聲調，見於綿審《鼓枻詞》〈賀新郎·戲贈東仲<sup>119</sup>納姬〉一首：

宋玉蘭臺客。錦囊詩、揚華振采，聲名藉藉。況復今宵好花燭，玉帳薰香滿席。半醉裏、櫻桃弄色。卻笑陳王洛神賦，悵盤桓夢後無消息。豈不是、癡曹植。青春行樂君須惜。不重來，匆匆卻去，留之無策。京兆張郎畫眉嫵，看取湘編情蹟。也一線，春心脈脈。眼底娉婷世無匹，有情人、誰復禁情得。這便是，千金刻。<sup>120</sup>

東仲即鎮邊郡公綿霄（1830-1876），字東仲，號筠亭，明命帝五十一子。從詞題與此首的內容上看來，綿審作〈賀新郎〉詞，抒發一己興奮，恭賀戲弄東仲新婚。但〈賀新郎〉本作〈賀新涼〉，是寫慷慨悲憤之情，並無賀新郎之意。這也不是第一次見到越南人填詞忽視詞調特定聲情的現象。早在1790年，乾隆八旬壽慶典，越南使團恭獻祝賀詞，為副使潘輝益擇〈滿庭芳〉、〈法駕引〉、〈千秋歲〉、〈臨江僊〉、〈秋波媚〉、〈卜算子〉、〈謁金門〉、〈賀聖朝〉、〈樂春風〉、〈鳳凰閣〉共十調，作賀聖壽詞。但觀察潘氏擇調，除了適合用於祝頌、酬贈、抒情如〈滿庭芳〉；跟帝王有關是〈謁金門〉、〈賀聖朝〉等之外，詞牌的樂性多半都是悲傷，如〈千秋歲〉用於悼亡，不太適合祝賀的場地。<sup>121</sup>可見，潘輝益與綿審所使用的詞牌，傾向從詞牌的字面意義選取，尚未重視每個詞調都有它適合表達的某一種情緒。原因是詞的音樂已失傳，

<sup>118</sup> 清·阿桂等纂修：《八旬萬壽盛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61，頁724-725。

<sup>119</sup> 《詞學季刊》作「東仲」，「東」誤字，應作「東仲」。

<sup>120</sup> 阮·綿審：《鼓枻詞》，頁102。

<sup>121</sup> 武氏青簪：〈中越文化交流——從越南詞學及相關評論談起〉，收入林登順主編：《賦學國際學術研討論輯》，頁265-286。

越南人填詞未必知音律，就如綿實所說「惟要順口」，「乃知宮商有一定之聲，而製辭與合樂，二者各別。製辭者不必知宮商，而合樂者必不可不知宮商。」綿實似乎把作詞分成兩階段，一是填詞，二是度曲，所以填詞者選調時才從調名的表面取捨，而不留意調名與調的音律不一致。閱讀越南詞，發現數首之內容與詞調的聲情不合，情況如以上所述。

### （三）詞的風格

在阮朝皇室心目中，其實詞體「不登大雅之堂」，不受重視，主要原因是詞多半出現在宴會娛樂場合中。綿實〈與仲恭論填詞書〉寫道：

聞君言子裕著《詞話》，間及僕詞，加以評語，極意贊嘆，不覺面赤慚汗。詞固不易佳，而僕於詞寔未有所解，亦不願學之。方望溪治經之餘，唯及古文，嘗謂古來僉邪之士，或有工於詩者，以其冥瞞於聲色，緣情綺靡故也；至於古文家皆肖其為人。柳雖大節不甚正，細行亦無疵，至歐、蘇、王、曾、韓子者，皆其與道淺深高下，可見其為人。蓋文以載道，非誠於中者不形於外。故望溪不屑留心於詩，以為有害於道，況詞乎哉！然望溪亦太拘已，予則謂詩與文不甚相遠，而詞亦不必不作。蓋詩則學者經史已外，偶用消遣，自能陶淑情性，最佳傳之來者，亦可表見。詞則可以作，亦可以不作。又北人里巷，往往歌之，其音已熟，興之所至，偶一拈毫，猶不甚費力。今我乃按字之平仄，句之長短一填，安得許多功夫也。而其辭又多寓於閨閣，故誠有如害道之言者。予偶於親舊宴會，琴歌酒賦之頃相於分題，重違其意，或一為之，殊不工。豈特無意求工，亦故不求工也。乃得此過譽，意子裕相憐，恐其無名於詞，不忍，故稍加揚抑。顧門生兒輩等不察，以予為工於詞，而致力焉，是重予之過也。故不得不詳述其意以寄君，并寄子裕。<sup>122</sup>

綿實談及方苞重文輕詩的態度，因他認為作詩害道。綿實卻想作詩，可消遣，陶養情性，也有教化的功能；若詩作可流傳於世，也是「立名」的一種方式，於是詩和文並不差。文有其重要的地位，「蓋文以載道，非誠於中者不形於外」。至於詞，綿實卻認為「詩誠有之，詞亦宜然」〈詞選跋〉，「詞源於隋唐，沿於五代，流於宋元，

<sup>122</sup> 阮·綿實：〈與仲恭論填辭書〉，《葦野合集·文三》，頁24b-26。

大抵亦本詩教」〈答詔筭子〉，詞是「意格為重，聲調次之」〈答詔筭子〉，表面上有尊體的意識，使詞體獲得與詩賦之流同類的地位，而實際仍視詞為小道。因為，綿賓一面強調不論是文、詩或詞，創作要「誠」的要素；但一面又提出詞出於宴席上有豔情、戲謔、滑稽等內容，「故誠有如害道之言者」。換句話說，因詞之填作不免趨俗，導致綿賓對詞的態度是「無意求工，亦故不求工」、「不必盡廢，亦不敢濫」（〈詞選跋〉）。可見，綿賓對詞的價值觀仍是保守，其思想出於儒家文以載道、詩言志之觀念；至於填詞，幾乎僅見得消遣娛樂的功能，不足以立言。正因尚雅輕俗的傾向，綿賓斟酌詞真有如「害道之言」，才道出「不必盡廢，亦不敢濫」。在綿賓創作現存中，尚未找到詞作，此事可能與綿賓不看重詞的態度有關。〈答詔筭子〉收錄嗣德的話：「是以詩文皆以胸臆抒寫，全不知法度，甚至字亦褊識，故臨作多窘，自覺寔不免俗，冥然而行，恐為後世笑恥。」此語雖非直接涉及詞雅俗的層面，但亦顯示嗣德對於文學創作論，是有意避免「俗」的弊病。

回顧綿審面對詞之雅俗問題，其〈鼓柅詞自序〉據張炎評詞「清空」的術語，認為清空為修辭的工夫，使得詞具有審美價值。綿審說「雅鄭能分，而筆意清空，自然高品。」<sup>123</sup>並於註解「清空」時，引張炎《詞源》論「意趣」云：「詞以意為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中秋〈水調歌〉、王荊公金陵〈桂枝香〉，姜白石〈暗香〉、〈疏影〉賦梅，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sup>124</sup>詞序為綿審所寫，但詞序注則是綿審的兩個兒子洪賦、洪肥及綿審的侍姬鵲鵲同注。他們箋注清空的說法，完全是借宋末張炎《詞源》「清空」和「意趣」兩則所舉名作，以及「詞以意趣為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此數詞皆清空中有句法，無筆力者未易到」等語來使用。<sup>125</sup>此處證實當時綿審及其妻兒對張炎、姜夔詞論的接受。同時，觀看從綿審《鼓柅詞》風格亦發現有意學姜夔詞風。<sup>126</sup>綿審〈疏簾淡月・梅花〉詞<sup>127</sup>在意境上受姜

<sup>123</sup> 阮・綿審：〈鼓柅詞自序〉，《倉山外集》，頁 40b。

<sup>124</sup> 阮・綿審：〈鼓柅詞自序〉，《倉山外集》，頁 43。

<sup>125</sup> 按：原文出自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詞話叢編》第 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 260。

<sup>126</sup> 朱潔：〈論越南詞人阮綿審對姜夔詞風的繼承與嬗變〉，收入馬興榮、朱惠國主編：《詞學》第 38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325-337。

夔〈疏影〉、〈暗香〉兩首的影響。而綿審謂一己填詞「謝真長之知我，洵子夏之起予。亟浮大白，引足扣舷，旅喚小紅，應聲盪槳。即按宋元樂章四七調，俱調為〈漁父〉之歌。」<sup>128</sup>全仿效姜夔的小紅形象：「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姜夔〈過垂虹〉詩）。<sup>129</sup>於是，夏承燾評綿審詞才有「風格在白石、玉田間，寫艷情不傷軟媚」之語。<sup>130</sup>

綜觀阮朝綿審、綿寅論詞，又可見中越文人之間的關聯。綿審藉張炎評詞「清空」的理論為標準，認定詞作的價值，又刻意學姜夔詞風；綿寅論詞提出「意格為重，聲詞次之」，出自清·張惠言〈詞選序〉：「論詞重意格，立意為本，協律為末」；綿寅「詩誠有之，詞亦宜然」，出自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為主。」（卷10）<sup>131</sup>總之，阮朝皇室之詞論，由著眼語言、宮調，上溯清詞學家重視詞樂宮調，而偏重於意格的討論，誠然其來有自。

#### （四）關於詞的其他問題

關於綿審詞論，除了〈鼓柁詞自序〉一文外，閱讀綿審《倉山詩話》，發現綿審曾談及「竹枝詞」的文類問題：

昔劉夢得初作〈竹枝詞〉（《雲仙雜記》謂張旭唱〈竹枝〉之偽造不足據），本言巴渝風土、男女情事，其後《柳枝》從而興焉。宋葉水心又創為〈橘枝詞〉，清汪鈍翁繼之，俱本〈竹枝〉也。其音節風調，與詩判然不同。按《水心詩鈔》，〈橘詞〉三首皆記永嘉土風，其詞云：「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琥珀銀紅未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氣，切莫多杯自害身。」「鶴袖貂褰巾閃鴉，吹簫打鼓趁年華。行春以東崢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又王阮亭《香祖筆記》載其亡友汪鈍翁作云：「郎行辰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

<sup>127</sup> 阮·綿審：《鼓柁詞》，頁106。

<sup>128</sup> 阮·綿審：〈鼓柁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1。

<sup>129</sup> 賈文昭：《姜夔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3。

<sup>130</sup> 夏承燾選校，張珍懷、胡樹森註釋：《域外詞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頁143-154。

<sup>131</sup>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收入清·王國維、況周頤、陳廷焯：《人間詞話·蕙風詞話·白雨齋詞話》（臺北：商周，城邦文化出版，2018），頁481。

斗，勸郎莫羨楚江萍。」歷來祖述如此。一日拙園先生與諸客松雲書屋清集，共賦是題，余云：「五月青青十月黃，一重烟雨一重霜。甘心剖自情郎手，要識儂家澈骨香。」蓋仿其縹緲之音，要不失本體。不意先生過相激賞，評云：「境地要非餘子夢到」。坐有某，方搖膝吟咏，自詡所作，先生竟不之及，絕然拂衣去。某詞云：「千枝低亞洞庭深，十月霜高正滿林。一自靈均題頌後，踰淮未必易初心。」雖然，亦非某作，錢鏡先〈詠橘詩〉之唾餘也。錢詩云：「丹實離離間碧林，千實聲價重南金。踰淮若改平生質，辜負當年作頌心」。（見《清詩別裁》）某丐其語并及其韻，身無本領，徒以此為好，懷挾不得於心，求氣助長，而不知〈詠橘詩〉與〈橘枝詞〉，體格之有甚於冰炭不相入也。<sup>132</sup>

文中是綿審針對〈竹枝詞〉、〈橘枝詩〉、〈橘枝詞〉講述歷來來源及當時他們詠詩的活動。綿審認定〈竹枝詞〉原始巴渝風土、男女情事民間歌曲，後劉禹錫創〈竹枝詞〉興起文士參與此體的創作；另〈橘枝詞〉本是仿作〈竹枝詞〉。綿審又說「其音節風調，與詩判然不同。」此處可理解〈橘枝詞〉或說〈竹枝詞〉音節風調與詩不同。文中的結尾，綿審再次強調：「〈詠橘詩〉與〈橘枝詞〉，體格之有甚於冰炭不相入也。」關於〈竹枝詞〉的文類，歷代說法紛紜，有視為古體樂府、近體七言、詞等體類，從上文的內容，見出綿審視此謂〈竹枝詞〉不同於詩，證諸《詞律》、《御製詞譜》皆列有〈竹枝〉一體，則歸於詞的體類，不亦可乎！

據現存的文獻，阮朝皇室之中，綿審愛填詞，作品數量多，也有意興起填詞活動，甚至將其詞集作為教學材料，傳授後生，但仍不足證實綿審對詞體的重視。綿審詞序云：「亟浮大白，引足扣舷，旅喚小紅，應聲盪槳，即按宋元樂章四七調，俱調為〈漁父〉之歌。朗誦俳優小說數千言，不暇顧天人之目也。」<sup>133</sup>又據云綿審時常在其府邸前的利農河泊船吟詠，詞集又命名「鼓枻詞」，詞作多數為閒詠詞、戀情詞以及唱和詞，可知綿審對於填詞視為調笑酬答，或直抒胸臆、消愁解悶的一種方式，仍側重於詞的遣興功能。

<sup>132</sup> 阮·綿審：《倉山詩話》，《世說·附倉山詩話》，頁38-39。

<sup>133</sup> 阮·綿審：〈鼓枻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1。

阮朝皇室填詞群體中，對於填詞的態度，以綿賓和綿審為代表而言，可看出兩個不同的態度。綿賓不希望門生誤認他善於填詞而學習他，故云：「顧門生兒輩等不察，以予為工於詞，而致力焉，是重予之過也。」（〈與仲恭論填詞書〉）而綿審卻盼望以填詞激勵後生：「奚不試賣和成績之癡符，彊作馬子侯之解事；廣貽同調，相與和歌。庶幾後生有作，借以為筆路藍縷之資；絕業無泯，待或備馬勃牛溲之用也。」（〈鼓柅詞自序〉）可見，綿賓、綿審兩者對於填詞有不同的態度。

說及阮朝詞學的情景，綿審感嘆：「今天子禮樂追修，文明教化，豈應幅員之廣，而詞學獨無；棧樸之多，而古音不嗣也乎？」<sup>134</sup>阮朝宮廷詞數量雖然超過歷代前朝，但依綿審此語，填詞的人應不多，遑論提出詞學理論。原因如上所述，在於文字隔閡、師友不多、詞律不解等緣故。重點是皇室若重視詞，面對困難，盡量克服，也還有一點生機，但整體而言，他們依然鄙視詞體，就如綿賓所說：「可以作，亦可以不作」。<sup>135</sup>

在越南漢文文學史上，阮朝可謂是漢文創作的尾聲；但在此時，越南詞終於起色並有成就，全是憑著阮朝皇室填詞的活動。1858年，法國進入越南，面對外來文化攻擊，羅馬拼音代替漢文，越南漢文文學終告結束，越南填詞也因此告一段落。

## 四、結語

本文據文獻記載以及阮朝皇室文章所錄，探討越南阮朝宮廷詞人群體填詞、論詞的問題，爰略綴數語為總結：

其一，阮朝皇室有嗣德帝、綿審、綿賓、綿寶、綿寬等諸位王子與貞慎公主曾填過詞。其中，綿審有詞集，綿寬有詞集、詞話，綿賓有詞論幾篇。但，現存除了綿審詞集和貞慎詞兩首，以及綿賓四篇文章論詞以外，其餘皆不存；甚至綿審詞係

<sup>134</sup> 阮·綿審：〈鼓柅詞自序〉，《倉山外集》，頁41。

<sup>135</sup> 阮·綿審：〈鼓柅詞自序〉，《倉山外集》，頁25b。

保藏於中國，越南國內未見。

其二，阮朝宮廷詞人群體中，以綿審和綿貞為核心，綿審有意興起詞學的活動；而綿貞未積極填詞，是對詞體存著些許顧忌之故。

其三，阮朝宮廷詞人論詞，涉及詞的格律、詞的音樂、詞的雅俗等問題。由於語言、文字隔閡，又缺乏導師，因此常自認對詞律不解。對於詞體，則或視為遣興的作品，或顧及詞係作於歌樓宴席上，有「害道」的問題，而主張「可以作，亦可以不作」。

其四，阮朝宮廷詞人填詞，出現詞調不合聲情的現象，這是因為他們隨調名之表面意思選調，主張僅要順口即可；而欣賞詞的方式，在實際上是用南音結合當地唱法來唱詞。

其五，受中國詞論的影響，阮朝宮廷詞人論詞喜標舉「清空」和「意格」。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一) 中國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五集》集部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宋·張炎：《詞源》，收入唐圭璋《詞話叢編》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清·王國維、況周頤、陳廷焯：《人間詞話·蕙風詞話·白雨齋詞話》，臺北：商周，城邦文化出版，2018。

清·佚名：《啁啾漫記》，收入車吉心主編：《中華野史·清朝卷》第5冊，濟南：泰山出版社，2001。

清·況周頤撰，屈興國輯注：《蕙風詞話輯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清·阿桂等纂修：《八旬萬壽盛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18-4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康熙敕編：《詞譜》，臺北：洪氏出版社，1980。

清·郭則澐著，屈興國點校：《清詞玉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清·馮金伯：《詞苑萃編》，收《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7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賈臻：《接護越南貢使日記》，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叢書集成三編》第8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97。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清·龍啟瑞：《漢南春柳詞鈔》，收入梁揚、黃紅娟校注：《嶺西五家詞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0。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第6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 \* 夏承燾選校，張珍懷、胡樹森註釋：《域外詞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
-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賈文昭：《姜夔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

## （二）越南

- \* 阮·阮述：《荷亭應制詩抄》，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VHv2238。
- \* 阮·貞慎：《妙蓮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A688。
- \* 阮·綿實：《葦野合集·文一》，綿實府藏本。
- \* 阮·綿實：《葦野合集·文三》，綿實府藏本。
- 阮·綿審：《倉山外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A781/4。
- \* 阮·綿審：《倉山外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VHv1030/2。
- \* 阮·綿審：《倉山詩集》，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VHb183/5。
- 阮·綿審：《倉山詩話》，收入《世說·附倉山詩話》，河內：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 VHv105，頁 37-56。
- \* 阮·綿審：《鼓枻詞》，收入龍榆生主編：《詞學季刊》3：2（1936.6），頁 102-122。
- \* 阮朝國史館編修：《大南正編列傳》，收入《大南寔錄》第 20 冊，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橫濱：有鄰堂，1961。

## 二、近人論著

- 朱潔：〈論越南詞人阮綿審對姜夔詞風的繼承與嬗變〉，收入馬興榮、朱惠國主編：《詞學》第 38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325-337。
- 何仟年：〈越南的填詞及詞學——漢文學移植背景下的文體案例〉，《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3（2008.6），頁 108-112。
- 武氏青簪：《越南古典文學中有關詞的體裁之研究》，胡志明：胡志明市人文暨社會科學大學碩士論文，2009。
- 武氏青簪：〈中越文化交流——從越南詞學及相關評論談起〉，收入林登順主編：《賦學國際學術研討論輯》，臺南：國立臺南大學，2016，頁 265-286。
- 武氏青簪：〈越南填詞與詞學研究概述〉，《雲漢期刊》33（2016.9），頁 56-83。

施議對：《詞與音樂分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范文映：〈綿實的詞學觀念〉，《文學研究》12（2011.12），頁 61-76。

范文映：〈綿審《鼓柷詞》文本、創作觀念及其影響〉，《文學研究》3（2010.3），頁 92-107。

范文映：《越南中代文學之中的詞體裁》，河內：河內越南科學社會翰林院科學社會學院博士論文，2014。

梁氏海雲：《越南阮朝漢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越〕陳清邁：《歷史紀事——綏理王》，順化：順化出版社，2000。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Nguyễn] Mien Tham, *Cang Shan Shi Hua* [The Book of Thuong Son's Poem-talks] adopted in *Shi Shuo Cang Shan Shi Hua* [A New Account of the World – The Book of Thuong Son's Poem-talks] Storage in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 (Serial number VHv105), pp. 37-56.
- [Nguyễn] Mien Tham, *Cang Shan Shi Ji* [The Book of Thuong Son's Poems] Storage in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 (Serial number VHB183/5).
- [Nguyễn] Mien Tham, *Cang Shan Wai Ji*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of Thuong Son] Storage in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 (Serial number VHv1030/2).
- [Nguyễn] Mien Tham, *Gu Yi Ci* [The Songs of Paddle] Adopted in *Ci Xue Ji Kan* [Journal of Ci-poetry] Vol.3 No.2 (Jun. 1936), pp. 102-122.
- [Nguyễn] Mien Trinh, *Wei Ye He Ji-Wen San* [The Collection Works of Vi Da, Literature Vol.3] (Hue: Storage in Mien Trinh's Ancestral Hall).
- [Nguyễn] Mien Trinh, *Wei Ye He Ji Wen Yi* [The Collection Works of Vi Da, Literature Vol.1] (Hue: Storage in Mien Trinh's Ancestral Hall).
- [Nguyễn] Nguyễn Dynasty Institute of History, *Da Nam Zheng Bian Lie Zhuan* [Annals of Dai Nam- Principal Records], (Tokyo: Keio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ultural Publishing; Yokohama: Yurindo Publishing, 1961).
- [Nguyễn] Nguyen Trinh Than, *Miao Lian Shi Ji* [The Book of Dieu Lien's Poems] Storage in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 (Serial number A688).
- [Nguyễn] Nguyen Thuat, *He Ting Ying Zhi Shi Chao* [A record of Poems by Ha Dinh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King] Storage in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 (Serial number, VHv2238).
- Xia Cheng Tao, *Yu Wai Ci Xuan* [Collections of Overseas Ci-poetry] Annotated by Zhang Zhen Huai & Hu Shu Miao (Beijing: Bibliography Literature Press, 1981).

